

CLASSICS
中国书籍编译馆

TO THE LIGHTHOUSE

Virginia Woolf



到灯塔去

(英) 弗吉尼亚·伍尔夫 著

李小艳 田泽中 蒙苑宁 译

CLASSICS
中国书籍编译馆

华北理工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TO THE LIGHTHOUSE

Virginia Woolf

到灯塔去

(英) 弗吉尼亚·伍尔夫 著

李小艳 田泽中 蒙苑宁 译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到灯塔去 / (英)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著; 李小艳, 田泽中, 蒙苑宁译.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068-6218-9

I. ①到… II. ①弗…②李…③田…④蒙…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22387号

到灯塔去

(英)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著

李小艳 田泽中 蒙苑宁 译

策划编辑 李立云

责任编辑 李立云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封面设计 黄俊杰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yywhbjb@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顺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250千字

印 张 19.75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6218-9

定 价 38.00 元



译者序

尽管生活中波澜不断，还是决定再次翻译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再次走进她的内心世界，感受她对自由、平等的渴望，以及她内心的纠结撕扯。在伍尔夫的作品中，女性是高贵优雅的，令身边所有的男性倾心折服；女性是温婉贤良的，令子女尊敬爱戴；女性是柔中带刚的，令外表刚强的男性热切依赖；女性是精神独立的，在男权盛行的时代依然坚守内心的执着。

本书包括《到灯塔去》和《一间自己的房间》两部分。《到灯塔去》以“到灯塔去”为目标导向，以拉姆齐一家为中心，记述了一家人的生活及心理变化。在这个看似以男主人拉姆齐先生为主导，实则以女主人拉姆齐夫人为中心。从小儿子詹姆斯到来访的各位客人，再到画家莉莉，甚至拉姆齐先生自己，几乎每个人都感觉到了女主人的不可或缺。在小说的第三部分，画家莉莉从原本被人忽视的“暗影”中转移到整个故事画面的中心，以她的视角去观察拉姆齐先生及其子女的心理及活动。

《到灯塔去》被认为是伍尔夫最完美的作品，其对文学史的贡献卓越而深远。无论是对时间的把握还是对空间的阐释，无论是创作视角还是心理描写，无论是象征意象还是意识流手法的运用，都极具艺术色彩和文学价值。作者对女性气质有着独特的理解，对男女两性气质二元对立的现状做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并在作品中努力为男女两性所代表的不同的生活原则寻找一条和谐统一的途径。

《一间自己的房间》整理自伍尔夫于剑桥大学两所女子学院中的演讲稿。该书中最重要观点是：“女性要想写小说，必须要有

钱，再加上一间自己的房间。”男性读者将这部作品视为女权主义宣言；女性读者受到伍尔夫的激励，纷纷开始创作并靠此收入养活自己。然而，伍尔夫并非是在向男性宣战，亦非宣扬男女对立，而是主张作家应具备“雌雄同体”的头脑与思维，这样方能创作出不朽的传世之作。

怀着一颗敬畏之心，我开始了翻译工作，并在这个过程中备尝艰辛、饱受孤独。偶尔会在与伍尔夫的心灵沟通中不可遏制地喷涌出灵感之花，不能停歇，而大多数情况下，每个单词、每一句话，都要分外仔细地揣摩与推敲，就像蜗牛拖着重重的壳缓慢爬行，虽艰难，但总在向前。翻译工作在呕心沥血似的坚持中完成了初稿，二稿的修改工作同样艰难缓慢，但总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始终朝着伍尔夫的心灵港湾前行，当心中有了那个温馨的目标，脚下的路途便似乎不再那么难走。一遍遍的修改校对，让笔端流淌的词句逐渐顺畅，终至如闲庭信步。对原著的品味越深刻，越能理解作者内心的感受，越觉得原作的精神很难完美地呈现在译作之中。若不使出洪荒之力，恐难以向原作者交代，更难向自己的责任心交代。揣摩译文，一字一句“啃”下来，个中滋味，真如杨绛所说的“费力不讨好”。若非亲自去做，很少有人能理解这个过程。

所幸身边有体谅、关爱自己的家人和善解人意的同事，有工作严谨认真的中国书籍出版社的各位编辑，使得此书如期出版。正是因为所有人的共同努力，才有手捧译作时的激动与欣慰。

感谢生活，赐予我所有。感谢上天，赐予我可爱的儿子。谨以此书献给我最亲爱的宝贝，祝愿他无论风雨彩虹，心中的灯塔永不熄灭。

李小艳

2017年6月于唐山

目录

CONTENTS

译者序

001

到灯塔去

第一部 窗

第一章	003
第二章	014
第三章	015
第四章	018
第五章	026
第六章	030
第七章	036
第八章	040
第九章	045
第十章	053
第十一章	060
第十二章	064
第十三章	069
第十四章	071
第十五章	076
第十六章	077
第十七章	081

第十八章	108
第十九章	113

第二部 时光流逝

第一章	120
第二章	121
第三章	123
第四章	125
第五章	127
第六章	129
第七章	132
第八章	133
第九章	136
第十章	141

第三部 灯塔

第一章	143
第二章	145

第三章	149	第九章	181
第四章	155	第十章	186
第五章	160	第十一章	187
第六章	168	第十二章	190
第七章	178	第十三章	200
第八章	179	第十四章	205

一间自己的房间

第一章	209	第四章	256
第二章	228	第五章	275
第三章	242	第六章	289

到灯塔去

窗
时光流逝
灯塔





第一部

窗

第一章

“是啊，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就一定去，”拉姆齐夫人说。

“不过，你可得早早就起床哦。”她又补充道。

她的话给儿子带来了莫大的喜悦，就好像这次远行一定能成行，好像他只要忍耐一晚上的黑暗，经过一整天的航行，这么多年来心心念念的奇幻之地便触手可及了。詹姆斯·拉姆齐虽然只有六岁，却属于不会区分各种感受的伟大一族，但对于未来的期望，无论喜怒哀乐，定会影响当下的心情。因为对这样的人来说，即使在幼年时期，任何情感之轮的细微转动都具有把忧郁或欣喜的一刻立即结晶、固定的力量。此时，詹姆斯·拉姆齐正坐在地板上，从陆海军用品商店的商品目录上剪下各种插图。他听着母亲的话，无比幸福地剪着一幅冰箱图案。这一刻，充满了喜悦。手推车、割草机、白杨树沙沙的响声、雨前逐渐发白的树叶、呱呱叫的白嘴鸦、摇摆的金雀花、窸窣窸窣的衣裙——在他看来，这一切都那样色彩绚丽、那样与众不同，他已然有了自己的专属密码，有了自己的秘密语言，尽管他有着高高的额头，蓝色眼睛目光犀利，带着无暇的坦诚与纯洁，看到人性的弱点会微微皱起眉头，给人一种呆板僵硬、毫不妥

协的印象。因此，母亲看着他用剪刀灵巧地剪出冰箱图案，想象着他身披饰有貂皮的红袍坐在法官席上，或在国家危急时刻从事一项严峻而重大的事业。

“不过，”他父亲在客厅窗户前停来说，“明天天气晴不了。”

倘若手边有一把斧头、一根拨火棍或者任何可以在父亲胸口捅个窟窿杀死他的武器，詹姆斯定会当场杀死他。拉姆齐先生只要在场，就会在孩子们心中激起如此极端的感受；就像现在一样，他站在那儿，瘦得像把小刀，身体窄得像刀锋，他讽刺地笑着，不仅因让儿子希望破灭和嘲笑妻子而感到快乐，他的妻子无论在哪方面都比他好一万倍（詹姆斯想），还为自己准确的判断而暗自得意。他说的都是实话，永远都是实话。虚情假意的话他说不出口，也从来不会篡改事实，更不会为了取悦或方便任何人而把话说得好听些，更不用说对自己的孩子了。他们是自己的骨肉，理应从小就懂得生活之艰辛、现实之残酷；要抵达传说中那个最美好的梦想被破灭、脆弱的小舟被黑暗吞噬的国度（想到这儿，拉姆齐先生会挺直脊背，眯起他那双小蓝眼睛望着远方的地平线），最需要的就是勇气、真理和毅力。

“但明天天气也可能会好啊——我想会好的。”拉姆齐夫人一边说，一边不耐烦地拧了一下正在织着的红褐色长袜。如果今晚能织完它，如果明天他们真能去灯塔的话，她要把长袜送给灯塔看守人的小儿子，他得了髌关节结核，还要带上一堆旧杂志和一些烟草。其实，只要她发现四处乱放着的不要的东西，留着它们只会把屋子弄得乱七八糟，她都要送给那可怜的一家人。他们一定闷死了，整天坐着无事可做，只能靠擦擦灯罩、剪剪灯芯、收拾收拾巴掌大的园子来解解闷。她常常会问，在网球场大小的一块岩石上一待就是一整月，如果遇上风暴，时间或许会更长，你会有什么感觉？没



有信件，也没有报纸，什么人也见不到；如果结了婚，却见不到妻子，也不知道孩子们的情况——他们有没有生病？胳膊腿儿有没有摔断？一周又一周地看着枯燥乏味的海浪碎成水花，然后可怕的风暴来临，水花拍打在窗子上，海鸟撞在灯塔上，整个地方都在摇晃，连头都不敢探出去，恐怕会被卷入大海，这时你有什么感觉？她这样问道，特意对着女儿们问道。她用一种很不一样的语气接着说，所以一定要尽量带些能安慰他们的东西。

“西风正西，”无神论者坦斯利说着伸出手去，摊开骨瘦如柴的手指，让风从指间吹过。他正在陪拉姆齐先生在晚间散步，在露台上走过来走过去。也就是说，风向最不利于船在灯塔登陆。是啊，拉姆齐夫人承认，他的话的确很不中听；他现在又说起了这个，让詹姆斯更加失望，真是太可恶了；但同时她又不允许孩子们嘲笑他。

“无神论者，”孩子们这样称呼他，“小个子无神论者。”露丝嘲笑他，普鲁嘲笑他，安德鲁、贾斯珀和罗杰都嘲笑他，连牙齿掉光了的老狗巴杰都咬过他，因为（按南希的说法）他是第一百一十个追随着他们一路追到了赫布里底群岛的年轻人，但他们觉得，没有外人在真是好太多了。

“胡说，”拉姆齐夫人非常严厉地说。她能容忍孩子们从自己身上学来的夸张习惯，容忍他们暗示（确实是这样）她留宿的客人太多，甚至要为一些人在城里安排住所，但她不能容忍对她的客人无礼，特别是对年轻男子。他们一贫如洗，用她丈夫的话说，他们都是“极其精干的人”，是他的崇拜者，是来这里度假的。的确，她将所有男性都保护在羽翼之下，个中缘由她也说不清楚，因为他们的侠义和英勇，因为他们缔结条约、统治印度、掌控金融；最后还因为他们对待自己的态度：有点信赖，有点稚气，有点崇敬，没有哪个女人察觉不到，没有哪个女人会因此而不悦。一个上了年纪

的女人可以接受年轻男子的信赖与崇敬，自己却不失尊严；如果有哪个女孩——老天保佑千万别是她的女儿们！——接受了这样的信赖和崇敬，却不能深刻体会其价值和全部意义，那她可就惨了。

她一脸严肃地转问南希。他没有追着他们，她说，他是应邀而去的。

她们必须找到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可能会有简单点的办法，某种不太费力的办法，她叹着气想道。她照着镜子，看着自己头发灰白，双颊凹陷；五十岁了，她思量着，或许她本可以把事情处理得更好些——丈夫，钱财，还有他的著作。但就她自己而言，永远不会对自己的决定有一丝一毫的悔意，永远不会逃避困难或者敷衍搪塞。现在，她看起来令人生畏。只有在她很严肃地说起查尔斯·坦斯利之后，她的女儿们——普鲁，南希，罗斯——才默默地抬起了头，心中盘算着离经叛道的念头，想着自己与母亲不一样的人生：可能会在巴黎，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不用总是照顾这个或那个男人；因为对于尊重女性与骑士风度、英格兰银行与印度帝国、戴婚戒的手指与蕾丝服饰，她们都在心中默默地质疑。尽管她们都认为这其中也有美的精髓，唤起了她们少女心中的男子气概。当她们在母亲的眼皮底下坐在餐桌旁，母亲莫名其妙的严厉和像女王把乞丐的脏脚从泥中拿出来洗干净一样无比的谦恭，让他们产生了崇敬之情；当母亲很严肃地训诫他们不该嘲笑这位他追随着他们——或者严格来讲，是应她们之邀——来到斯凯岛的可怜的无神论者，她们对母亲产生了崇敬之情。

“明天根本不可能在灯塔靠岸。”查尔斯·坦斯利双手啪地一拍，说道。他正与她丈夫一同站在窗前。他说的话实在是太多了。她真希望他们两个别再打扰自己和詹姆斯，继续他们自己的谈话。她看了看他。孩子们说，他这个人太悲惨了，满脸疙疙瘩瘩。他不



会打板球，只会乱捅，就是在瞎搅和。安德鲁说，他是个刻薄的讨厌鬼。他们知道他最喜欢什么——永远这样陪拉姆齐先生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说说谁赢得了这个，谁获得了那个，谁是拉丁诗之“第一人”，谁“才华横溢，但我认为基本理论不扎实”，谁无疑是“牛津贝列尔学院最有才干之人”，谁只是暂时在布里斯托尔或贝德福德韬光养晦，待到日后他给数学或哲学的某一分支学科撰写的导论见了天日，便是他扬名之时，如果拉姆齐先生想看的话，坦斯利先生那里有这篇文章前几页的校样。他们谈论的就是这些东西。

有时候，她自己会忍不住暗自发笑。前两天，她说起了“像山一样高的海浪”。是啊，查尔斯·坦斯利说，海面确实不平静。“你不是浑身湿透了吗？”她问道。“湿了，但没湿透。”坦斯利先生捏捏衣袖、摸摸袜子，说道。

然而，孩子们说，他们并不是因为这个不喜欢坦斯利先生。不是因为他的长相，也不是因为他的举止，而是因为他这个人本身——他的观点。查尔斯·坦斯利让孩子们讨厌的是，每当他们说起什么有意思的人或事，或音乐，或历史，随便什么事，哪怕是说今晚天气不错，不如去外面坐一坐吧，他总要来个惊天大逆转，用他特有的尖酸刻薄的方式，把一切剥得血肉分离，凸显自己、贬损他人，让别人心烦意乱，他才会满意。孩子们说，他会去美术馆里问人家，喜不喜欢他的领带呀？天晓得，罗斯说，谁喜欢呀。

晚餐一结束，拉姆齐夫妇的八个儿女就像小鹿一样悄无声息地从餐桌旁溜走，躲进了自己的卧室。那是他们在这个家中最私密的堡垒，在那里他们可以无所不谈：坦斯利的领带，改革法案的通过，海鸟，蝴蝶，形形色色的人。阳光洒进她们在阁楼上的小屋里，由于彼此之间只隔着一层厚木板，每一下脚步声都听得清清楚楚，还能听见瑞士女孩儿在为格里松斯山谷里的父亲伤心哭泣，因为他身

患癌症，性命垂危。阳光照亮了球拍、法兰绒衣裤、草帽、墨水瓶、颜料盒、甲壳虫，还有小型鸟的头骨。墙上一条条又卷又皱的窄长海藻，在阳光的照耀下散发出水草的盐腥味儿，洗海藻时用过的沾着沙子的毛巾上也有这种味道。

冲突、分歧、意见不合、偏见，交织在人的存在本身。噢，他们小小年纪就开始这样了，想到这儿，拉姆齐夫人深感遗憾。她的孩子们太挑剔了，光说这些废话。她牵着詹姆斯的手离开了餐厅，因为詹姆斯不愿意和哥哥姐姐们一起走。在她看来，这些废话——只会产生分歧，天啊，不用他们再制造分歧，人们之间的分歧已经够多了。真正的分歧，她站在客厅的窗前想道，已经够多了，真的够多了。那一刻，她心中所想的是贫与富、贵与贱；她对于出身高贵的人，既有些怨恨又有些敬意，因为她自己身体里流淌的不就是那个既高贵又有些神秘的意大利贵族的血液吗？十九世纪时，这个家族中的女儿们三三两两坐在英式客厅里，谈吐可人，情感奔放，她自己的才智、举止和性情都来源于她们，而不是慵懒的英格兰人或冷漠的苏格兰人；但是，引发她更深刻思考的却是另外那个问题，即贫与富的问题，每周，每天，在这儿或者在伦敦，她自己亲眼看到的问题。当她挎着包，拿着笔记本和铅笔，亲自去拜访这个寡妇或者那个痛苦挣扎的妻子时，在认真画好竖格的本子上记录她们的收入与开销、就业与失业等情况。她希望这样可以让自己不再是个小女人，这样行善一半为了平息自己内心的愤慨，一半为了满足内心的好奇，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以她非专业的眼光来看——一个让自己特别钦佩的调查员，去阐释社会问题。

在她看来，这些都是无解的难题。她站在那儿，牵着詹姆斯的手。他，就是他们嘲笑的那个年轻人，跟着拉姆齐夫人来到了客厅；此刻，他正站在桌旁，手里摆弄着什么东西，动作笨拙，拉姆齐夫



人不用看也知道他因感到格格不入而闷闷不乐的样子。他们都走了：孩子们，明塔·道尔，保罗·莱利，奥古斯都·卡迈克尔，她的丈夫——他们都走了。她转过身来，叹了口气，说道：“陪我去散散步你会不会觉得无聊呀，坦斯利先生？”

她要到城里办点事儿；先要写一两封信，可能要十分钟吧，还要戴上帽子。十分钟之后，她又出现了，手里提着篮子和阳伞，一副准备就绪要出远门的样子，但是，路过网球场的草坪时，她肯定会停下一会儿，问问卡迈克尔先生需不需要带什么东西。卡迈克尔先生正在晒太阳，一双黄色的猫眼微睁着，眼里映着树影婆娑和流云浮动，内心的想法或感情却一丝不露。

他们要去远征了，她笑着说。他们要去城里。“您要点邮票、信纸，还是烟草？”停在他身边的时候，她提示道。然而，不需要，他什么也不需要。他十指相扣，搭在大将军肚上，眼睛一眨一眨的，仿佛很想善意地回应她的一番好意（她很有魅力，不过有点神经兮兮的），可是做不到。他窝在椅子上，周身一片灰绿色，很倦怠的样子。他无须任何言语，沉湎于无限而仁慈的充满善意的慵懒之中看着一切：整栋房子，整个世界，所有的人们；因为午饭时他悄悄往酒杯里放了几滴东西，孩子们想，所以他本来的白胡子上明显有一缕浅黄色。他什么都不需要，他低声说道。

他本来会成为伟大的哲学家，他们走在通往渔村的路上时，拉姆齐夫人说，很可惜他婚姻不幸福。她将黑色阳伞撑得笔直，举手投足间有种难以名状的期待，似乎一拐弯就会遇到什么人。她讲述着卡迈克尔的故事：在牛津与一个姑娘坠入了爱河；早早就结了婚；贫困；去过印度；翻译过一点诗，“我觉得译得美极了”。乐于教男孩们波斯文或印度斯坦文，可那到底有什么用处呢？——他们看见他的时候，他正躺在草坪上。

这让查尔斯·坦斯利受宠若惊，他一直很受冷落，拉姆齐夫人能跟他说这些，让他倍感欣慰。他又有了精神。另外，她还暗示了男人的才智是巨大的，虽然在逐渐衰退，所有的妻子——她倒不是怪哪个姑娘，她相信他们的婚姻曾经还是很幸福的——都要服从于丈夫的事业，她的这番话令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得意，他想如果他们叫出租马车的话，比方说，他愿意付车钱。至于她那个小手提包嘛，他可以帮她提吗？不用，不用，她说，她一直都是自己提的。她的确是自己提的。是啊，他能从她身上感觉到这一点。他感觉到很多东西，特别是某种让他莫名的兴奋又不安的东西。他想让她看到自己身穿博士袍、头戴博士帽走在队列中的样子。做研究员，当教授——他感觉自己无所不能，看到了自己——可她在看什么呢？有个人在张贴广告。巨幅广告呼啦啦地慢慢铺开，刷子一下一下地刷着，慢慢露出大腿、圆环、马、耀眼的红红蓝蓝，铺得非常平整，最后，半面墙上铺开了一张马戏团的广告：百名马术师，二十只表演海豹、狮子、老虎……她因为近视，脖子向前伸，读出声来……“即将访问本市。”那人只有一只胳膊，那样站在梯子顶上干活，她惊叹道，真是太危险了——两年前，那个人的左臂被收割机切掉了。

“咱们都去看吧！”她一边大声说一边继续向前走，仿佛那些骑手和马匹让她心中像孩子般的欢欣雀跃，忘了刚才的怜悯。

“咱们都去。”他重复着她的话说，一字一顿，很不自然，让她感到一丝不悦。“咱们去看马戏吧。”不对，他怎么说都不对劲儿。他找不到那种感觉。可这是怎么回事呢？她很奇怪。他到底怎么了？那一刻，她非常喜欢他。他们小的时候，她问道，没有人带着去看过马戏吗？从来没有过，他回答道，似乎她的问题恰好是他想回答的；这么多天以来他一直想说他没看过马戏的原因。他们家人口多，兄弟姐妹九个，父亲勤劳肯干；“我父亲是个药剂师，拉姆齐夫人，